

## 未完成的采访

□张世勤

村委会办公室。老书记在,新书记在,被采访对象徐凡喜也在。

我和徐凡喜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方小茶几。老书记坐临窗,新书记坐我们对面,其他人员或坐长条沙发,或坐办公桌旁。

徐凡喜并不排斥我的采访,甚至很努力地想配合我。我说:“咱们随便聊。”他拽拽帽檐,正正那顶早已戴旧了的帽子,一只手挥起来,这自然是要打开话匣子的姿势。可惜憋了半天后,他说:“嗯,对,是的。反正——,这些年——,就这么过来的。”然后就把手放下了。

我盯着他,他本来就是黑红脸,这会儿的脸膛看上去更多了些红色,袒露出诚实和羞涩。我说:“几十年的时间,你在一个小小的岗位上从未挪动过,一直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打交道,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你随便说几件你觉着有趣的,或者印象深的,咱们闲聊嘛!”他一听,又把手举起来了。我想这回应该有戏!可惜把手举过一阵子之后,他说:“嗯,对,是的。工作——,就是——,这样嘛!你不好好干什么行?就得——,干好。”我一直等着,但他那边却已经没有了下文。

我只能把跟徐凡喜的交流往后放放。我求助于新书记。新书记已经不新,所谓的“新”不过是跟老书记比较而言。新书记说:“凡喜这人吧,对工作那是出了名的耐心,细致和扎实没得说,几十年如一日。”新书记的这几句话,作为介绍一个人物一件事情的开场白还是不错的,但问题是他的开场白就是他的正文。

老书记跟徐凡喜打交道的时间当自然更

长一些,徐凡喜的“底细”应该都掌握在他手里,我希望能从老书记嘴里淘点干货。老书记说:“应该是从1973年,到今天差不多50年了。他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一直干,几十年如一日。”很简洁,说完了。仿佛我所采访的人不叫徐凡喜,而是叫“如一”。

陪我一同前往的一干人,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显然他们都在为我着急。因为他们在一旁听得很清楚,三个人讲完,概括起来也就俩字:如一。

采访陷入一种尴尬。其实这已经不是我跟徐凡喜的第一次见面。一年前,在参加东营市垦利区文联组织的一场活动时,我顺便提了个小小要求,那就是当地有没有奇人异事,可以见一见,讲一讲,听一听。他们说:“有啊!”

他们向我推荐了徐凡喜。推荐理由是:这个人从1973年1月开始担任永安镇镇南村的村文书,一直干到今天还没有卸任,在同一个岗位上连续工作已经48年,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组织上能给他机会,让他干满50年。我一听,这理由绝对对立得住!

见面很仓促,只能穿插在活动之间进行。临时安排的见面地点是在博物馆一间小小的接待室里。当时正值冬天,天气有些冷,房子里没有暖气,简短的寒暄后,我简短问了几个问题,徐凡喜简短地作了回答,便没有再往下继续。活动冲突是一个原因,天气冷是一个原因,主要我是想遇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须得拿出正经时间深入接触才是。文书是个官吗?不是。干文书能发财吗?不能!为老百姓那些

针头线脑的事心无旁骛地去做不烦吗?不烦。做这些事自己额外有什么好处吗?没有!那这样的人和事便足以值得关注。

据中间人介绍,一个破旧的黑色公文包,一身洗得发白的蓝灰制服,一辆很有时代感的金鹿牌大梁自行车,是他这几十年的标配。镇南村600多村民,无论是谁、无论何时来找他办事,他从天二话,如果是在田间地头就赶紧跑回家,如果是正在吃饭就赶紧放下饭碗。平时,更是不辞辛劳地每家每户地宣传党的惠农政策,发放宣传资料,挨家挨户地上门登记粮食、棉花种植面积,进行残疾人摸底、低保户核查、农业普查,事无巨细地发放布票、粮票、糖票、烈军属抚恤救济款、困难党员补助等。四个自然村,一圈下来就是七八公里。有时上面材料要得急,他只能耽误和推迟自家的农事劳作,哪怕不吃饭不休息,也绝不推迟上报时间。早期集体时还好些,后来分田到户了,忙多了大家的事,就得荒自家的田。

我的计划很简单,找机会专门拿出时间,先跟徐凡喜本人进行沟通交流,然后到他家里去,争取跟他家人见上一面,然后从他和他家人的叙述中理出线索,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找部分村民进行核实和补充,最后再听听村两委和镇里的意见。于是在事隔一年后,我第二次来了。但没想到我的计划首先在徐凡喜这第一关便卡了壳。

我说:“老徐,上次见面时,听说你记了好多笔记本,一切原始的资料都在,能不能拿出来看看。”这一说,仿佛救了他,他从坦诚和羞涩里快速站起来,从他办公桌抽屉里掏出来

去年初秋,随采风团来到神东煤炭集团,在感受浩瀚煤田宏大气魄的同时,更惊叹于当地生动的绿色。

### (一)

神东的绿,似天外飞来,在茫茫的毛乌素沙漠和沟坎纵横的黄土高原落地生根。

它一点一点长大,将黄土和沙漠慢慢融化。那比金子还要珍贵的绿,是沙棘绿柳、松杨紫槐、瓜果李桃、小野草花共同绘就。一丛一丛,一簇一簇,长得那么率意、灵动、质朴、亲和,气定神闲,生机盎然,既能远观又可近赏。

这片绿,是沁人心脾的甘甜,是荡涤尘埃的清风,由心与血化成,是爱与美哺育。

那是无尽希望,无尽的寂寞,无尽的劳作一起催化而成的一片生机。

这片绿有着与生俱来的顽强,因为培植它的,就是有着顽强毅力的一代一代治沙人。

### (二)

神东的绿,是一首来自崩梁深处的信天游。千回百转,余音袅袅,那发自肺腑的歌谣,是平凡而又伟大的治沙人用青春与生命谱写的吟唱。

沟壑纵横的褶皱,早已被治沙人的老茧磨平。

十分辛劳才能换来一份绿色,治沙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炽热的阳光下,人们何其渺小,又如此伟大,用粗糙的双手,对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黄土、沙漠,这个庞然大物,在与反复的拉锯战中,悄然退缩,乖乖地匍匐在远处,仰望这片绿色。

有了绿色,心灵就有了归宿,生活也不再孤寂。

绿色,是力量的源泉,是痛苦的抚慰,是劳

一摞样式不一的破旧本子,我打开那些发黄的纸页,慢慢开始翻,并随手拍下了几张手机图片。

对徐凡喜的这些笔记本,我完全可以独自翻,甚至可以暂时借来,拿到住处去专门细心研究,但我一边翻一边没话找话地问,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与徐凡喜一起翻看这些陈年历史,去唤起他的记忆,勾起他的回想,然后解说其中的人物和所发生的故事。但徐凡喜只是认真地附和我:“嗯。对。是的。就这样。不认真不行啊。哪能烦?”如此而已。等于我这一招又失败了。

屋里差不多只剩下我们两人在翻阅笔记本,且一翻就是两个多小时,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徐凡喜的为民服务史,自然也是镇南村、永安镇、垦利区的发展史,甚至也足以折射出整个东营市的快速发展。

当我们一行人离开镇南村时,天色已经不早。车子很快驶入城区,车窗外,一排排楼房整齐排列,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陪同的区文联主席董振宇说:“你打算怎么办呢?他不善表达,什么也没说出来。”我说:“他能说出来,当然更好,可如果我们的主人公一上来就跟有万般准备似的,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讲得有声有色,甚至非常高大上,我倒觉得这个典型便很值得怀疑,而且,他如果真是这样的性格,那么我相信,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村文书这个岗位上,他连10年也不会坚持下来,更不用谈50年。他谈不出来,确有其性格内向、讷言的原因。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于他这些年并没干过一件事,他也试图想说,但或许话到嘴边,他才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一件很完整很壮观的事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说叨说叨,甚至炫耀炫耀。”

董振宇主席说:“那你怎么写呢?”我说:“有些采访,并不为写出来。”

我的意思是,在别人看来,我的采访可能算是失败了,而我自己却觉得,或许我的采访已经完成了。我有幸认识到这样的人,被他感动,这就够了。他在我心里已经很“沉重”,但真写出来后是否就一定感动和影响到其他人,我并不敢肯定。

生于1950年的徐凡喜,党龄36年的徐凡喜,是一名普通群众,也是一名普通党员。一直默默无闻地干,最后归于默默无闻,这或许正是他所追求的。

## 神东的绿

□洪和文

累的奖赏。绿色,是天人合一的使者。

### (三)

神东的绿,热情好客,懂得感恩。人们呵护着这片绿,绿色又百倍回馈着这片土地和人们。

在绿荫下,尽可以谈天说地,尽可以欢声笑语;尽可以坦荡胸怀,尽可以神游物外。

蜜蜂、小鸟、野兔,这些爱凑热闹的大自然的生灵,早已不请自来,在此安家落户,成为了原住民。在花丛中、在绿荫下、在草棵里,都有它们忙碌的身影。它们不经意间也成了绿的播种者,花的传播者。

### (四)

久久徜徉于这片静谧的绿中,心境却如此难平。

我们从未谋面却又一见如故,真如一位久违的朋友,嘘寒问暖,有说不尽的话题。

只有读懂了这片绿,才真正读懂了神东人。神东的绿,就是诗与远方。

显然,它与别处的绿是不尽相同的。神东的这片绿,是激情与实干谱写而成的一个神奇,

是神东生命的守护神。



## 遇见榆林

□王棵

在行走晋江的最后一天,我遇见了榆林。这同样是一个煦暖冬日,榆林这个古村,静静伫立在晋江12公里开外,等待我和我的朋友们去造访。

被官方命名为榆林传统村落的榆林古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至今已将近700年的历史。如今的榆林村中,密布着样貌既有一致性又各具特色的古厝洋楼。与许多中国旧时村落的房子不同,榆林村落里的建筑群,更多借鉴了欧式建筑的风格,由其风格本身,即可洞见近代榆林人远渡重洋去异域谋生的辛酸抑或光荣的生命史。这些建筑称得上精美且牢固,它们中年纪最轻的,也将近百岁了,但现在依然具有很强的人住性,可见榆林人的踏实、务实与目光长远。

据说这些漂亮的建筑共有99幢,99,让人想到九九归一,进而让人想到落叶归根,这寓意恰与榆林人的一种精神调性不谋而合,看来这个数字跟榆林人是一种天作之合。

我们到达榆林村落前,在一处地方停留。在这儿,我们观看了一场掌中木偶戏,这是在此地流传日久的一种表演形式,令看客将心神摇曳到古远的闽南,果然“别有一番滋味”在里头。观看即将结束,身边的晋江朋友同我耳语,在马上要去的古村里,可以看到巨大的榕树与楼房、院子长在一起的情形。他说的自然是那个榆林传统村落。这介绍本身,已令我怦然心动。朋友又解释为什么榕树会与院落长成一体:主人建完房子,去了南洋打拼,长年不归,燕子衔来榕树的种子,丢弃在院中。等主人回来,榕树已长大。在长年冷清、沉默的院落里,榕树自由生长,根须深入院落的地基之内也无人得知,终究与院落下面的地基紧紧相拥……我在朋友的轻言细语中倏然间思绪纷至沓来。我看见我变得活跃的脑细胞在为我描摹近代榆林人下南洋的曲折生活,那里面有创业的艰难,有爱与愁、思念与离别、他乡与故土,这些令我们欲说还休、吐露不尽的人间概念。我

坐在那儿,心却已先至榆林了。

几分钟后,我随同行进入一座大厝,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榕倚院而生的画面扑面而来,果然名不虚传。移步来到旁边另一座大厝,又被同样的画面惊艳。略有不同的是,眼前的古榕根系极其发达,如同千足的潜龙,拖着茁壮的身体在院中攀爬,那些“龙足”,铺满院子,用力抓住地面,深扎入泥土,结合近代晋江人勇闯天涯的盛大生命轨迹,此情此景,无法不叫人的各种神思与畅想,联翩而至。

榆林99座精美大厝构成的建筑群,每一片砖瓦里,似乎都蕴藏着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个出生于榆林农户人家的少年,16岁那年买了一张入境证去往菲律宾峇里里拉,开始了他在异域的拼搏,后来他成为了菲律宾的玻璃大王;特殊时期,将金条藏在椰子油桶内一并寄入国内,确保积蓄回到榆林家人手中;一个榆林华侨,停止修建自己家的大厝,将钱款捐献给国家抗日;两个并非亲兄弟的同族人,将大厝修在一起,竣工后分楼时,须让对方挑喜欢的左边或右边;一个留守在榆林的华侨的妻子,凭着自己的智识和勇敢买枪修碉楼,带领乡民对抗匪患;一个个在他乡事业有成后,热衷于公益的榆林籍爱国华侨……不胜枚举的这些故事里,有世俗中国中人们衣锦还乡的执念,有礼义中国中人们的忠孝与敬让,有几女情长,亦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深刻烙印。

在榆林村落的醒目位置,有一座侨批馆。侨批,特指海内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向国内汇寄钱款和信件的一种特殊邮寄方式,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载体。我站在侨批馆里,瞻仰、细读着墙上张贴的几封当年华侨的旧信,忘了时间。同行的人都已远去,我还在馆中流连。离开的时间到了,我快步奔走在一个小巷里,试图多去看一个院子,但怕逗留太久找不到同伴,只好离去了。有人说,榆林是“看一眼便记了一生”的地方。这个说法正在被我检验。



瓜藕图(19世纪70年代) 居廉(清)作



## 父亲的大铁锹

□周建功

又到了春天植树的季节,我把父亲留给我的那把大铁锹擦亮,准备去参加志愿植树护绿活动。

我家乡黄河口一带,属于黄河泥沙淤积的退海之地。过去,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荒野。20世纪50年代末,数千名团员青年,在这里摆开了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战场。当时,我父亲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加入了这支植树造林队伍。1960年3月9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到造林现场,并题诗鼓励大家:“黄河万里送沃土,渤海健儿奋双手,劈开荆棘建新舍,定教荒岛变绿洲。”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青春热血,在茫茫荒岛上浇灌出一片青绿。

但是,在之后多年里,人们生活极度困难,再顾不得植树造林,那支年轻队伍就渐渐解散了。随之,黄河口一带成为人们开荒种地、砍柴烧柴、放牧牛羊的地方。同时,这里摆开了石油开发的战场,一群群石油井架陆续在四野矗立起来。那些年里,这里的茫茫荒原上,运出了无数的食粮、柴草、牛羊和石油。然而,这里的生态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树林和草地大面积减少,许多地块渐渐荒漠化。每到冬春季节,大风一起,风沙漫天,天昏地暗。我父亲冒着风沙,出去打捞吃食和烧柴,每次回来,他两眼的泪水都在满脸的泥土上冲出道道沟壑。

1982年初,地处黄河口的垦利县,认识到了植树造林的紧迫性,决定在黄河口北岸筹建孤岛林场,实施人工造林,防风固沙,保护生态环境。当年,我父亲加入了孤岛林场植树造林队伍。父亲身强力壮,干活踏踏实实,为了提高挖树坑的效率,他专门到铁匠铺锻打了一把重量级铁锹,锹头大,锹板厚,他因此得了一个“大铁锹”的外号。父亲挥舞着他的大铁锹,跟随造林队伍艰苦奋斗,采取截干造林、刺槐造林、育苗、保护原生植被等方式,使孤岛林场造林绿化面积快速扩大,黄河口北岸出现了一片波涛汹涌的青绿。

1984年,东营市成立,中心城区就建在黄河口南岸的盐碱滩上。当时,人们对东营市缺少青绿的情景,编成顺口溜予以调侃:“出门便是盐碱窝,大风吹跑碱蓬棵,黄沙盖满油漆路,电线杆子比树多。”退海之地新淤土层薄,地下盐碱很容易上返,在原土上植树较难成活,更难长大。要植树种草,必须换土、设盐碱隔离层、引黄河水浇灌,投资巨大。一座位于黄河口、且土地辽阔平坦的城市,缺少青绿,生态不美,这令东营人脸上无光。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林绿化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全市上下迅速动员起来。时任市长李殿魁提出一个设想,用塑料大棚育苗草,改良土壤,滚动推进,逐步把东营变成森林覆盖中的城市。他很想用这一思路,启发人们开动脑筋,群策群力,搞好绿化。

可能性格使然,我父亲不爱干别的活,只喜欢种树植绿,东营市大搞绿化,正好有了他的用武之地。他挥舞着那把大铁锹,如鱼得水,随着造林绿化队伍,转战东西南北,参与过黄河口地区的林场、公园、湿地、城区、乡村植树植绿,还参与过路域、水系、农田林网等绿化工程建设。岁月像一块粗砺而坚韧的磨刀石,不断把他的大铁锹磨短磨薄,他多次到铁匠铺将它重新锻打,加长加厚。提起这段历史,他总是颇为自豪:“将家乡变成绿洲,是我年轻时就有的梦想。现在,东营市已经变成绿色之城、湿地之城、生态之城,一想到这里面有我‘大铁锹’的汗水,心里就高兴啊!”

父亲年龄大了,不能再跟着造林绿化队伍南征北战了,就当了一名植树护绿志愿者,他想把自己的余热化作家乡的青绿。他把自己的院子也侍弄得郁郁葱葱。在80岁那年冬天,他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出院已是春天。春阳之下,他又想去参加植树护绿志愿活动,可拿出那把大铁锹一试,两腿发软,双臂无力,再也挥不动它了,他只好无奈地把它交给我。不能再带着大铁锹植树护绿了,他心里非常失落。那年夏天,为了使他开心,我开车带他到黄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光。正是景区风景迷人的季节,沙洲树木葱葱郁郁,浅滩芦苇翻着绿浪,水中鱼虾时时腾跃,晴空珍禽群集翱翔……他久久地望着眼前的一切,竟然激动得流泪了。也许,海一样浩瀚的青绿,优美和谐的生态,使他看到了一生追求的梦想吧。

在84岁那年的一天上午,我父亲坐在屋外,望着他亲手栽植的满院子的青绿,安详地去世了。生前他嘱咐我,他死后不要埋坟,也不要立墓碑,只在埋骨灰的地方种两棵柳。按着他的嘱咐,我在他的安葬处栽了一棵刺槐、一棵白蜡,这是他生前栽种得最多的两种树。两株树长得很快,第二年就长成了伞状的树冠,远远看去像连体的翡翠。那也许也是父亲天国的灵魂,变成了人间的青绿。

2021年,国家确立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and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为落实这一战略,黄河口两岸正在启动实施生态画廊建设工程。就在这一年,我也退休了,我继承父亲的遗志,也当了一名植树护绿志愿者,立志为落实国家战略贡献力量。

黄河口的春季,虽然有“倒春寒”不断来袭,但春风总是一天天地渐渐变暖。我扛着擦亮的大铁锹留给我的那把大铁锹,精神抖擞地走出家门,随着植树护绿志愿者队伍,去挖坑栽树,去翻土种草,去为林中的树木培土,去为河畔的花草护坡……

父亲的大铁锹,在我手中,也一定能栽植出一片青绿!